

论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形成过程

陈永志

摘 要 生产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创立,经过了长达20年的艰苦探索。为了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在这一理论的形成中,经历了初步探讨阶段、系统研究阶段和最终确立阶段。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论》研究 剩余价值理论 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曾经致力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的研究。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尤其是亚当·斯密的^{〔1〕}生产劳动政府,对其进行了伟大的变革。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创立,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艰苦探索。为了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初步探讨阶段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问题的初步探讨,具有体现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同时对自己的哲学、经济学观点作了综合的阐述。这些阐述涉及到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财富问题的评论,反映了马克思当时在财富问题上的独特见解。在手稿的第三部分(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中,马克思在评述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时指出:在重农学派那里,“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作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1〕}马克思赞扬说:“这里把过去的仅仅作为对象存在的外部财富的拜物教归结为一种极其简单的自然要

素,而且已经承认——虽然只是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的存在;…是一个必要的进步。”^{〔2〕}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重农学派在财富问题上的偏颇观点:“由于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3〕}生产,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来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它还是仅仅在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3〕}接着马克思阐明了自己在这问题上的看法:“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观点即唯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而,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4〕}从这些评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把财富问题与生产劳动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同时,在考察的过程中,又把一般劳动与特殊劳动区别开来。所有这些,反映了当时马克思在生产劳动问题上的最初思想。

1857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隐含着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方法。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马克思在对生产的论述中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5〕}“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6〕}“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7〕}“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

有。”〔8〕马克思关于生产的这些论述，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涵义；第一，一切生产都是指人类对自然的占有，也就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占有自然物质，因此，生产指的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第二，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形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

在以后的经济学论著中，马克思对生产问题的具体考察，从这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是这样，生产劳动也是这样。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就是指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劳动过程就是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在传统的物质资料生产中，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是基本一致的（除农业部门之外）。因此，研究生产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生产劳动的方法，虽然在这里，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到生产劳动问题，但可以说，研究生产劳动问题的思想方法，已隐含在上面这些论述之中了。

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记载着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重要内容。

其一，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二重规定性。

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考察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劳动过程具有三个要素：原料、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劳动。原料是劳动对象，通过劳动会发生物质变换；劳动工具是劳动的现实导体，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劳动则是人们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劳动过程中，“原料被消费了，因为它被劳动改变了，塑形了；劳动工具被消费了，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被使用，受到了磨损。另一方面，劳动也被消费了，因为劳动被使用，被推动，……而且认为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劳动在转变为对象时，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过程的所有三个要素：材料、工具、劳动，配合成为一个中性的结果——产品。”〔9〕

如果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形成过程，那么，价值增殖过程就是超过了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它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马克思假设：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只需要半个工作日，那么，“工人只要劳动例如半个工作日，就可以维持全日生活，因而可以在第二天重新开始同一过程。物化在工人的劳动能力——就这种能力存在于作为有生命的物。或者说作为有生命的劳动工具的工人身上来说——中的只是半个工作日。工人生活一

整天（一个生活日）是半日劳动的静止的结果，是半日劳动的物化。资本家通过用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即半日劳动——相交换，占有了整个工作日，然后在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工作日消费在构成他的资本材料上，从而创造出他的资本的剩余价值——按照我们的假定是半日物化劳动。”〔10〕这半日物化劳动没有花费资本分文，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得到这一价值。可见，价值能够增殖，只不过是工人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

由于劳动过程是任何社会的生产所共有的，价值增殖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所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又由于劳动过程体现着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价值增殖过程体现着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实际上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二重规定性的分析。

其二，概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

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精辟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11〕正是价值增殖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因此，马克思指出：“生产工人是这样的人，他们需要和要求仅限于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最大限度的利益。”〔12〕他还说：“在资本构成生产的基础，从而资本家是生产的指挥者的地方，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正如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固定在货币上一样。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的生产力。与资本相对立的、自为存在于工人身上的劳动，也就是在自己的直接存在中的，与资本相分离的劳动，是非生产的。”〔1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不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而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也就是在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之中。劳动与资本相交换，从而劳动隶属于资本，并且为资本带来最大限度的利益——价值增殖，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

其三，初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

什么是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长期争论的课题，但一直没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必须从对资本本身的不同各方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必须从二重规定性出发来区分。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由于劳动并入资本，资本便成为生产过程，但它首先是物质生产过

程,是一般生产过程。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物质生产过程没有区别。”〔14〕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劳动,无论怎样有用,——它也可能有害,——对于资本化来说,不是生产劳动,因而是非生产劳动。”〔15〕显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资本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的物质生产过程没有区别,只有生产出物质财富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同时,由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劳动受雇于资本,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决定了劳动必须为资本的增殖服务。因此,只有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劳动,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品制造厂的工人的劳动是否生产劳动时指出:“事实上,这些人就他们增加他们主人的资本来论,的确是生产的;而从他们劳动的物质结果来看,则是非生产的。”

从这个划分标准出发,马克思认为服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他举例说,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末,他对砍柴者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换关系,砍柴者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而资本家给砍柴者以货币形式的商品行为报酬,这种服务没有使资本增殖,反而消费资本家的收入。因此,这种服务者的工作不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17〕

总起来看,在19世纪40至50年代的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就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作了有关论述,取得了在这一课题的探讨上的初步成果。不过,马克思的这些有关论述,只是在阐述他的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论的过程中涉及到时提出来的,还没有专门展开分析。所以,马克思当时就指出,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必须回过头来更详细地考察。

二、系统研究阶段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具体体现在他的1861年—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

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以巨大的篇幅评述了重农主义者、重农主义者、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在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见解。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有关谬论,并且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内容与形式展开了全面的研究,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

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方方面面。

首先,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赖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章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只有货币所有者在商品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部找到自由的工人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这里所谓自由,一方面,是指工人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是指他不支配任何别的商品,一贫如洗,没有任何实现他劳动能力所必须的物的条件,所以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他就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并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从事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由于劳动力这一商品具有特殊的功能,它的使用,即劳动,不但能转移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而且能创造新价值;不但能再生产自身的价值,而且能生产出一个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才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使工人的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所以马克思说:“作为资本关系出发点的前提是,货币或商品所有者在流通中总是能找到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只是劳动能力的人格化,是劳动者,因而不断地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因而使物化劳动得以保存并增大,也就是使价值得以保存并增大。”〔18〕

其次,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生产性是劳动的生产性的颠倒表现。

由于劳动能力成为商品,资本通过与劳动能力相交换,使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并入资本。本来以物的形式存在的资本,即生产资料,都是过去的死劳动的凝结物。它们虽然都具有价值,但本身不能产生的价值,也就谈不上生产性。而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就能使资本发酵。通过劳动的酵母作用,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被加上,即被劳动消费了;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被扬弃了,劳动被物化在资本的物质中。由于劳动通过交换并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它就是作为资本的活动出现的。因此,劳动的生产力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与工人的劳动并入资本相一致,用于生产中的各种科学技术和自然力,也都并入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由此可见,资本的生产力无非是把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结合形式、科学技术和和自然力所形成的生产力并入自身,资本的生产性无非是劳动的生产性的颠倒表现。

再次,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定义。

马克思明确指出: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它同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才会把这两个性质上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

那末,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究竟是什么呢?在1861年—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常见的提法大体上有三种:(1)“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2)“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3)“生产劳动可以说是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的劳动,或者说,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

从字面上看,这三个定义是不同的,但从它们的内在涵义看,却是一致的,因为资本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如同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一样,没有儿子,就无所谓父亲;没有剩余价值,就无所谓资本。所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就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又因为,根据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有关论述,“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个提法的涵义包括:①货币和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彼此对立的关系,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的买和卖;②劳动直接隶属于资本;③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里发生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双重交换,第一重交换只表示对劳动能力的购买,第二重交换则是活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其实际结果是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所以,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也就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剩余价值,那末,为什么把生产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核心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既不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单纯产品,也不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商品,而是为资本创造出剩余价值。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务,既不是生产直接自己消费的产品,也不是生产用来交换的商品,而是价值增殖,是对雇佣劳动的吸收和占有。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任务,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性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不是在于劳动的一定的有用性质,也不是在于劳动借以物化的产品的特殊有用性质,而是在于这种劳动固有的抽象劳动的性质,而且对资本来说,问题还不在于劳动代表着抽象劳动

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的抽象劳动量比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要大,也就是说,劳动必须为资本提供剩余价值。

因此,马克思总结:“只有那种在同物化劳动交换时能使物化劳动表现为一个增大了的物化劳动量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19〕在这里,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殊性质,同劳动的具体内容、劳动的特殊效用、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直接关系。同一种劳动,与资本相交换,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是生产劳动;不与资本相交换,不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就不是生产劳动。

与此相对应的,什么是非生产劳动,也就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交换的劳动,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劳动,在这里,货币不是执行资本的职能,而是执行货币本身的职能。确切地说,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它仅仅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支出,而没有转化为资本来生产剩余价值。由于这一特点,劳动与收入相交换,收入就会随之减少,这就显示出它的非生产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凡是货币同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一般都是作为服务出现的。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社会地规定的劳动,上述这些内涵相同的定义,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它们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关系和方式的简称。”〔20〕包含着劳动能力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个十分确定的关系。

另外,马克思还提出了物质规定性的定义。他指出:在考虑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这样一来,生产劳动除了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具有决定意义特征的定义之外,又得到了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定义——补充的定义。

更次,马克思分析了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表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表现形式,因为这里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把这种表现形式归为两类,一类是:产品具有独立存在的形式,如书、画以及其他艺术品等。他举例说,一个作家,如果是为

自己编书,这种劳动便属于非生产劳动;如果是为书商编书,为书商提供剩余价值,这种劳动便是生产劳动。另一类是: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表演艺术家、演艺家、教员、医生、牧师等等。马克思以教师为例来说明,在学校中,老板可以用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并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因此,在这种教育工厂中,教师对于老板来说,就成了生产工人,不过,马克思还指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这种资本主义表现,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微不足道的。

最后,马克思考察了物质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劳动问题。

马克思指出,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许多工人共同生产一个商品。他们同劳动对象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同劳动对象的加工近些,有的远些,有的则更进一步。但是所有这些劳动者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相交换,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这些劳动不失为生产劳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恰恰在于把各种不同的劳动,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同时,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个人对资本的关系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此外,还具体考察了运输劳动的性质。马克思称运输业是除了采掘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从生产关系来看,在这个领域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是完全一样的,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这里的特点是,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化,例如它的空间或位置改变了,从而使它的使用价值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同时由于这种空间或位置的变化所引起的一定量的不变资本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使劳动对象或商品的价值增加了,这同其他商品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的情况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可见,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马克思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作了系统的考察。他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全面阐述了生产劳动的主要内容,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特征,从而使生产劳动理论的基本概貌,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

三、最终确立阶段

如果说,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体系是在1861年—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基本形成的,那末,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则是在1863年—1865年的《经济学手稿》以及后来发表的《资本论》中。

在1863—1865年写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章中,马克思又一次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问题,这里所阐发的理论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成熟。

首先,明确地阐述了两种含义的生产劳动概念。

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已经提出了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概念,考察了生产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但是,在具体分析这种生产劳动的物质规定性的时候,是在假定物质生产的一切领域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把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中,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一般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在考察生产劳动的物质规定性时已经放弃了以前的假设,也不再把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而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21〕同时,在这里,关于两种含义的生产劳动概念也表述得更明确:“一个是从资本观点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与生产工人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说,它是没有对工人即劳动完成者支付等价物就实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劳动,就表现为剩余的产品的劳动。”〔22〕

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具体考察两种含义生产劳动的出发点,他认为,考察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必须从该社会的生产目的出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真正产物是剩余价值,所以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的行使者是生产工人,就是说,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23〕而考察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则必须从生产物质产品这一结果出发。他说:“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只有以产品(即物质产品,

因为这里只涉及物质财富)为结果的劳动是生产的。”〔24〕

其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工人”这一科学概念。

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虽然已经具有了“总体工人”的思想,但还没有“总体工人”的概念,而在1863—1864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总体工人”这一科学概念,并对其涵义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的发展,是伴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发展的,在社会生产力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工厂内部的分工越来越发展,各种不同职能的劳动者也越来越以社会的规模结合起来,构成一台生产商品的总机器,他们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直接的商品形成过程: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之下,这就是所谓的“总体工人”。马克思还说:“如果考察组成工场的总体工人,那么他们结合起来的活动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在同时是商品总量的总产品中,而单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26〕

再次,挑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规定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

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的更切近的规定本身,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中得出来的,其中,第一个特征是,劳动能力的所有者作为劳动能力的卖者与资本家相对立,第二个特征是,工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作为活的要素被合并到资本中,去增大预付资本的价值,即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规定来说,后一个规定是关键。因为当购买的劳动能力只是为了把它作为服务来消费,而不是为了把它作为活的要素合并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的时候,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因为在这里,劳动能力的使用是非生产的消费,而不是生产的消费。可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更切近的规定——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

更次,进一步考察了服务劳动的特点与性质。

马克思指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它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商品经济越是发达,服务也必然越是发展,同时马克思也更全面地分析了服务的性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劳

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在于:劳动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而在服务的购买中,完全不包括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系,就资本家来说,正象他为了自己个人消费而购买商品,不是生产地的消费,没有变成资本的要素一样,他为了服务的使用价值,为了自身消费而购买的服务,也不是生产的消费,也没有变成资本的要素,所以服务不是生产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有的服务都转化为雇佣劳动,所有服务的执行者都转化为雇佣工人,从而都具有这种与生产工人相同的性质,——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关系本身所造成的。

最后,强调考察生产劳动社会规定性的着眼点。

由于生产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整个关系和方式方法的概括表现。因此,考察生产劳动社会规定性的着眼点,就应该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27〕因为对资本来说,构成生产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不是劳动的一定有用性质,也不是物化在劳动产品的特殊有用属性,而是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要素的性质。

1867年以后陆续出版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科学巨著。虽然在该书的三大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开辟专门的章节来分析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问题,但却以极其精辟的论述散见在各有关的章节中。这些论述显示了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完全成熟,同时也标志着这一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精辟地概述了两种含义的生产劳动定义及其相互关系。1863—1865年的《经济学手稿》虽然比以前更明确地表述了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概念,但是,在那里,马克思对生产劳动一般所作的抽象还不够,有时候还和从社会形式规定的生产劳动概念交织在一起,例如,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节中,马克思说:“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地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28〕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又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因此,表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生产劳动。”〔29〕我们知道,在政治经济学中,商品与物质产品毕竟是有差别的。虽然商品可以是物质产品,但是物质产品却不一定是商

品,商品仅仅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范畴;生产商品的劳动,也仅仅是劳动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不是适合于一切社会的劳动的永恒形式。因此,可以说,把生产商品的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作为考察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的出发点,还不够彻底,严格说来,它还不能属于从单纯劳动过程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的规定,而这个问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彻底解决,在该书的第一卷第五章中,马克思撇开劳动过程的各种历史形式(包括生产商品的劳动形式),把它纯粹当作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来考察,从而得出了只有实现在物质产品中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定义,在这里,作为生产劳动的结果,不再是商品,而是产品了,这就使生产劳动一般的定义,舍去了劳动的各种社会历史形式,得到了高度的抽象,从而使得这个定义,不再是只能适用于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的历史范畴,而是能够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永恒范畴,成为名符其实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

接着马克思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章中,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考察一定社会经济形式的生产劳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他指出:这个从单纯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手段。”〔30〕因此,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31〕这些简短的论述,经典性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特殊与生产劳动一般的相互关系。同时,从生产劳动的这两重规定性出发,马克思在《资本

论》三大卷的有关章节中,更深刻地分析了生产劳动概念的扩大和缩小问题,详尽地阐述了流通领域和其他非物质生产领域中各类劳动的性质问题。所有这些,表明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在《资本论》中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创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到《资本论》的正式出版为止,前后经历了20多年时间。这20多年的历史,记载着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从萌芽到创立、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注释:

- 〔1〕〔2〕〔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4页、115页
 - 〔5〕〔6〕〔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22页、23页、24页
 - 〔9〕〔10〕〔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58页、298页、226页、230页
 - 〔13〕〔14〕〔15〕〔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8页、263页、264页、230页、229页
 -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9页
 -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32页、426页
 - 〔21〕〔22〕〔23〕〔24〕〔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0页、100页、99页、99页、108页、108页、101页、105页
 - 〔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99页、100页
 - 〔30〕〔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
-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篆刻 ·

